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洹詞卷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蔣繼煥

洹詞卷十　休集

明　崔銑　撰

世彩堂記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夫受君之渥恩得隆其圖報之心親見陟降之庭異於襲臆之枝昔天祐周興厥錫世顯周文公稱其翼翼之猶賛曰文王以寧迨其季也玆風不殞魯則展獲懿伯鄭則子皮國僑同

出公族陳義修禮猶可折姦起墜奈何羣小覬閱而功
賢之嗣廢然後邦虚而敝此裳華所由作也我國家攘
夷復華道憲于周列聖盾德優崇耆宿寧失包荒而恥
索玷世臣乃繩繩乎延矣永樂間閩筠軒公陳週者有
四丈夫子曰絅齋公叔剛曰毅齋公叔紹俱拜監察御史
絅齋以修史進侍讀毅齋積官按察副使絅齋公長子
恥菴公煒自御史至左布政使毅齋公少弟抑齋公叔
復弗仕其子蒙菴公烓自御史為按察僉事皆舉進士

不由他途恥菴公弟果菴公懽有子曰墀蒙菴公有子
曰達同舉弘治乙丑進士德階自郎中副使雲南德英
以都御史巡撫山西理鴈門軍務受封及贈者筠菴公
暨子抑齋俱御史果菴郎中吏部石溪王子希旦扁中
丞堂曰世家匪炫美聞實緒是徵有味哉斯言也夫天
之生曰德人受之心曰仁靡介不暢惟順斯達洋洋乎
可育品彙況其承傳我者哉居者筠軒公而下廸吉履
祥成而知旋厚積啚享休于後人仕者絅齋公而下忠

貞是力早安靜退弗溢于秩夫榮者易息也久而進於昌至錯者遇也三世而同六憲天福陳氏之謙者異哉予聞君子之事君也豫事而寘之安靡淪之隳蔄而駭圖予利於民而制之靡便其躬而留患政循舊而辰植之以底成業理而勿擅美以息競昔蕭氏八業相唐丞相復自病華冑而慕清貞立心不回取忠宋魏宋呂氏至正獻公著清方靜重陳君十事言垂治規亢宗承家國與焉濟鈗濫與德階德英為同年二君才節兼修來

勗懋只故以兄弟之好章厥世以朋友之交劘之善

記韓魏公事

魏公平生不談禪嘗曰吾自少至老所踐履惟事論語未嘗敢須史離也晚鎮北門年已六十餘他日病不視事家居有親客造臥內見案上止一唾壺與論語云崔銑曰宋人紀公德者無此言也予得之小說吁彼烏知公之學哉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性之著道是也道之實五倫是也君子定其心以正行行中倫而心之存可

知矣夫子之履曰孝弟之教曰文行忠信惡貧賤而慕富貴怨天而尤人斯失性矣何學之有韓公秉直而人不怨大功而人不忌事常而垂休蹈奇而泯迹亦庶乎論語之法與嘉靖癸巳夏五月二日柴村農舍識

評文諭學者四首

崔子曰金元之際中州之文氣雄而詞倔健欲陳義而不精其人可與集事而不可持久故國易摧譬則秋壑霜厓孤峭涌決非託生之區也南宋之文氣浮而詞細

靡故國益弱甚者葉水心之譎周平園之漫陳止齋之雜秋揚之華衹章其索然也已

崔子曰聖途榛塞程子闢而廓然故曰文不在茲乎學者知方矣即亂於蘇氏掇佛老之餘文以從橫之詞金源氏並行程蘇氏之學朱子張南軒氏再明程學陸氏亂以截徑之說於是朱陸之敵至元猶爭真希元氏許仲平氏興而朱氏尊吳澄氏與陸撫雍而右之雖曰不黨吾不然也

崔子曰文之生也其上關乎運其次係乎學運本乎天學由乎人是故春鶯之音和秋蛩之吟悽祥鳥鳴乎晝妖鳥鳴乎夜天津之鵑邵子憂之夫鳳潛而鳴於虞舉而鳴於陰君子謂之瑞而比德翰音及於棲而登于天謂之不可長昔蘇子卿荅李陵侯應論罷邊備非欲文也忠信著而永固防是故積諸中而慎言之可也無其實而沃其飾靡矣夫

崔子曰昌黎氏約六經之旨而為文析理陳事昭晰不

蒙誠哉貫道之器君子謂之曰外非其不自躬行得之也況乎混粒珠於魚目啜餘滴於糟粕乎是故李翺之復性歐陽修之論性蘇軾暨轍之論道君子斥而放之

小適亭銘

古言真隱惟居城市終南何為乃捷徑止定哉泰宇萬物之樞有湛者空任彼卷舒我屋臺東閱年三紀祗事嚴慈煦成孫子我屋之對截闢一園作亭以茅背負西垣亭小如拳園狹伊跬儒生環堵高士畏壘種花樹木

春和秋清禽遺好音菊檀晚榮玄律聿臨霏霏其雪松斯梅斯乃顯高節言念古賢仕止何心道由坦坦迴車避嶔巖巖長公一仕而止軒冕奚華覆我淳履董生著書三年不窺司馬獨樂非感佚遺嗟予生晚瞻仰遺風望險停橈不濡於洚弦之誦之游已息已綽綽在我炎炎從彼

校正尹師魯文集序

昔者夫子立教洙泗之間牖天下之英賢道一而已成

列四科豈有所差別而然歟蓋皆不失其本心而已心者仁是也仁者天德是也是故蘊之不私已擴之則普物即事以體道也澤人以立我也修文以限止也不然流於朴且靡術而諼曽是以為道乎銑考埶於宋得尹師魯之文所尚節義所長論兵明出事先任而無黨遭構不怒處終而精故詞簡而切旨不襲故言不躐其所不能其亦孔氏之政乎當宋代談經作傳摛詞申政者奚啻百家然自三四儒之外許魯齋謂彌近理而大亂

真從於程氏者尹彦明稱庶幾焉行一乎敬言純乎經道行乎富貴患難噫何尹氏之多賢歟

諭蝗為柴村等諸農

嗟爾蝗胡不思天既生爾奪民之食謂爾蠹蠹昔者賢君吞之而爾息辟循吏而遠其境又若異於蠅蚋之寘然吾村皆窶民連歲秋潦没禾年種不入吏升此為上田增賦與役今春毒霧疸麥畒入纔數升此遺穗稗苗又遭爾之暴吾村千口胡以卒歲今村民抱子攜妻焚

楮籲天祝遺爾於豐草美莠之區爾其疾徙毋遺種於
茲以為後災凡我田祖先穡必哀我人而陰相之爾盋
其諭此意毋固惡

議宋事五條

宋當英神之際其豐而窮窮而變之時乎真宗之民新
脫征伐李相以靖生之久失之弱弱則矯之以彊可也
楊億攻偶儷之詞破碎聖經流為律賦斯文靡靡矣王
安石用經義誠是也不當專行其固謬之訓天子慎德

四夷賓之未聞斂財以驕敵與之敘兄弟叔姪之倫若移其財以養戍卒則富移其爵以厲守臣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徙之彼唐祖始臣突厥太宗紐頡利於闕下周世宗用中原之兵幾復故疆宋則以內賂屈已為安懦哉懦哉漢唐之結外域將以取之也宋直畏之爾元祐之變熙寧曰時解民厄可也猶未得聖人之用乎宋仁宗明不照遠仁而容奸知王欽若而任之任富范而不終異於鄆公者幾希富公范公剗弊升治然其志

速其規濶速則棘如也濶則曠如也易曰包荒不遐遺
二公殆未喻乎夫君子定其交而後求孟子先格心而
後言事豈亟於求成者邪元祐任相專矣然天子幼而
不英未聞女主而有大為者時乎人乎固難兼得哉
宋祖任術而裕太宗則行狡仁宗容奸而踈高宗則受
制真宗作偽於好道理宗掠美於崇儒
司馬公擊張方平之奸蘇氏稱其忠德其私也王安石
賤蘇洵之學歐陽擬諸荀溺於詞也吕滎公謂蘓為浮

溥本中乃法其詞歐陽修志范能解讐忠宣則削其文故是非之故君子慎之

宋臣之疏文繁而用寡氣激而意肆南渡益下矣必也司馬公之剴當程伯子之條暢叔子之簡肅范純夫之明白可以觀忠焉

跋孝經古注

唐皇訓已簡明但未見聖人之一爾經文間同左氏如乾之文言先儒欲删之穆姜子太叔雖生夫子之前左

氏則後矣況引而及三家乎左史蓋世史職者與彼采輯羣典潤色為書後人反以疑經邪小戴記采家語而成遂滅本文使脫略如今所傳者惜哉嘉靖癸巳秋日銑書

景武堂記

凡器可以寓道儆心而提身君子必置名昔衛武公耄矣國人稱之曰睿聖然猶與規宁典几諫寢箴夫人一日而忘乎戒則有廢事罔念之戮則目之曰狂故君子

之心恒惕惕嘉靖壬辰定原吕侯幼通自秋官郎中来莅汲郡嚴威敏修又起頽飭責大備邦侯之彜名其署後燕息之堂曰景武即其地産以勵志因其遺思以示軌其僚孫君并致其僚王君錢君之意来問記夫周自文公之誥不作洙泗之書未登士知服習典憲然鮮窺大道之原及曽子孔思述夫子而大學中庸成用教萬世之為帝者為卿大夫者士者其括曰慎獨予讀詩至抑之篇武公之業亦云富而新矣捫愧於屋漏致省於

神格則心學乃先洙泗而興夫心之神氣之英也性之不可窮也恍乎惚乎厥中則精矩乎準乎厥運罔象是故不俟人之指視自覺其非不受師之啓迪自悟其幾知皆由此而弘之涵而闢鬱而明則內有攝而事有綱漸以畢天下之能事故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下何思何慮呂侯抗志宏才其伯父九川子道甫其師呂涇野仲木今之為曾思者故呂侯德夙成而政有卓也夫

贈陳編修約之序

陳子使河北弔銅雀之荒覽蘇門之勝感嘯臺之敖慕安樂之逵説明月之秀寃太行之雄峻已息駕於後渠與子酌酒賦詩談經摧事乃悠然思蹶然興遂返旆於都抗志於古初於戲陳子陳子生才匪難成才乃難勵學匪難知學乃難世之君子不有志於經世者乎稽故典協時式索民隱摘法疵夫謬於衡而游其權難與言化非失之外與不有志於自治者乎守静默耽玄寂遂將嚛羣長㑀獨悟夫沃其根而剪其枝難與言處非失

之內與夫自堯舜之大行至洙泗之協言道可裁而學
有徵矣正己所以正人也普物所以定內也考德乃以
敷績也故曰仁知合內外之道也顧視之有本末攻之
別先後焉爾適燕者必問陸於北適越者必問津於南
反之則進愈疾違愈遠聖賢陸津之指南也聖賢豈常
存哉存其道於書茍畏繙索之煩就省曠之徑慕邁古
之名創師心之論徒以譁世而已烏可試而覷邪乎予
老且病矢言采藥於名山養性於澗曲陳子英英乎用

世之志績學内署可弘矣龍久潛而章器備淬而利陳子慎守哉

書王中丞均徭規則後

古之君子謀國利民必為定命永規使庸懦者有藉而立横肆者有防而沮是故任位有更而澤常流後之君子守陋安習苟引朝夕否則濫詞詭事止取自譽癸巳冬崔子得中丞南臯王公伯圻均徭之書讀之者再曰王子其達治矣乎夫辯土之上下計衢之午僻審民積

之豐約然乃定等派差挹強溢弱其王子之政乎勞逸平而民力裕民力裕而本業修本業修而邦居充其王子之成乎始法曰詢士夫體羣情終曰凡事宜有窒及所未載有司皆得白而議處其王子之道乎夫官之立法非自營也將與民共之譬之烹以養賓欲皆適口苟為鑿知而防通情護缺而申曲辯乃持之必斷居之無疑則佞者售欺強者脇威閭井騷如貽患伊棘不若仍舊之緩也今日公私匱竭官民貧憊匪獨秦中為然夫

天下有兩不足之病無兩不足之理沙夷於高而堆起其甲水決於河而流衍於汚凡以權之不挈倖穴之弗塞故爾予讀宣成之春秋鄭不可國矣子產起而修禮大邦反畏之玉帛之交兵車之會詞命之達咸秩無缺況今萬全之勝哉故士大夫患無道莫患無時予讀前史厲治之章爛然考其世則益衰毋乃尚文靡失之過與天官俸折支以節用也宣德中乃增柴薪馬夫徵銀以絶他漁也正德以來郡吏皆乘輿嗟乎何上之設禁

日密而臣之便已者善謀哉

太宰羅公七十壽序

昔周道微而霸臣興宋論繁而霸儒競霸臣必籍強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玄以邁學均之求遂其勝心焉爾故僭侯之咎易指而異端之過可減何也其術自白而其中可辯也孟子陳王道朱子申正學當世角而立者與爭矣然自漢以来雖詐力得位恥居霸名元東表章朱書崇信至于今益尊昔與角者泯如也人尚之公乃

天道之常乎弘治中士厭文習之褄而倡古作嗣起者乃厭訓經之卑而談心學是故嘅顏後之失傳申象山之獨造創格物之解剽禪寤之緒奇見盛而典義微內主詳而外行略矣整菴先生羅公者年而謝政天子累虛端揆之位召之不拜著書三篇曰困知記摘似明真剔偽正實其曰思者心之用得乃性之理是曰立知能心之用愛敬天之理故曰良析心性以辯儒釋合理氣以一天人達玆四者而羣言統矣洋洋哉其武夷之衍

乎先生莊重方介言道動矩造士之嚴貳銓之定雖時尚枘鑿我縋無易勢與利毀與譽不與焉故學者服其行而信其詞嘉靖甲午臘先生之壽七紀仲子衆軍翊自京師以伻造鄴索銑蕪言以獻夫走僻塗而問末士蓋無所不用其慕情銑聞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囿國於氣一邪一正學趨於時上驕而臣好私則治消朴散而名可要則正淆故天竺之空要於直溫柱下之無徑於博約然而天生賢哲將以休道之否先生其必享

遐期也歟哉嘉靖甲午夏五月望南京國子祭酒相臺崔銑序

與太宰整菴羅公書

庚寅歲劉守之伻䢔復我公書草草裁寫文既無倫字亦不謹至今咎過甚惴今夏令子叅軍兄自都下遣使來鄭命僕修言壽公子欲說親無所不用其情甚美德也銑年踰冠受父友提耳之教竊邁志正學既壯仕遊兩京說攻古文者乃復苦心為之年四十有七叨長南雍

自知不學抗顏以教士奈本之則無反身以力求奈功之不專遂奮發棄官北歸鄉郡養親讀書修缺補過而今之論學者行其書矣右象山表慈湖小程氏斥文公歎顏子之後無傳銑雖未之敢從恒以寡昧自疑及得我公困知記讀之抉邪有據申正造精乃自信而立自今苟存一日或進跬步皆奉明訓感佩不忘輙以此意敷衍成詞以獻銑竊謂古人聞道云云蓋道者由性而發之五行也聞者精思勉行而化也是故日用攸著一

事一物皆實體流運聖賢所示一字一句皆要旨揮播故盡人之道不外盡已而求盡已之學乃就盡人而用文公語學者曰戰兢臨履曽子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非必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銑謂曽子所唯者忠恕内外人已之合豈索之昏渺如禪子哉銑企仰門牆奚啻饑渴無任憤悱莫由宣徹少陳管見上請伏乞裁之幸甚

晦菴文抄續集序

宣德中海虞吳訥氏編晦菴文抄諸體略備意若取其平約者正德中番陽余祜氏編文公經世大訓間采語類則專言治道也今歲夏餘閑戸三月止酒屏事三讀大全集竊窺立言之旨得其憂道之心已乃手録是編稍釋大旨上合吳氏文抄為一書已載大訓者不出乃自叙曰孟氏以来荀卿之文離道程子之書尚簡至文公槃如也邃探於渾淪細入于絲毛發道若指諸掌闢邪則抉其肺肝蓋文公性既高明濟之沉密心即道義助

以剛毅每讀一篇即心目開朗惑解而志奮矣嗟乎道之不行僞儒汨之儒之多僞異端亂之在昔兩漢俗厚事省士讀書必明理修已必適用處必樹節出必竭忠雖或者譏其故訓之陋君子服其忠信之純降而魏晉惟尚麗詞清談遂致臣弑君夷猾夏胡僧桀黠乘隙而入佛澄羅什售訞幻于此達磨曹溪倡心性于南文字益繁議論轉切唐有天下三百年吏治煥乎可述儒道未嘗一日而明也宋興而禪談極矣修顒宗杲開堂說

法國老節士皆俛伏歸依之張無垢雜禪於儒改換頭面真贋不別矣銑考文公荅問其宗佛者什之七八文公涸研童豪碎心弊舌疑若有未信者銑論其世其立國日逼强隣其弱主寄生僻土孰抱長筭可安一障乎學者託身借譽祇圖私計上之眇忽前賢獨任傳道下之鉤致時名自號正宗求其真空定力死生不貳如元城了齋者凡幾人與銑今取我文公切言真訣可翼先聖者約同志共習之吾人生崇文之代非禁道學守成

訓之詳不必旁搜各勵篤實之行以賛休昌之治顧不偉哉嘉靖甲午秋七月癸未後學相臺崔銑謹書

書王端毅奏議後

耿文恪公居太宰有譽公可繼端毅者文恪曰王公孰可當之其在位吾夕過其第必見蒼頭沽油也銑先公守延安考滿考功郎中佐持牘上王公曰汝未盡斯人之節邊吏率自潤斯人約身裕民歲歉止征坐是停禄恒餒其妻子公乃自署考曰清白之操詳明之政次日

先公堂辭謝曰某遠郡吏何由辱公之知公曰吾諸子留三原鄠郡惟君無悶遺爾秋日檢書覽公奏議擊奸守法一介弗撓乃籍上事嗟乎元臣勛名固不以巧辭飭行而𡚁哉甲午秋日相臺崔銑書

劉李氏埋銘

後渠書院諸生規劉生曰正之甫汝喪妻之慟毋乃越於禮歟生曰君輩知吾之瘁弗閔予之遭格少失父母長寡兄弟踰冠墜偶湯陰李郡倅梅翁見予于渠師第

已許女我正德辛巳夏予逆婦歸李氏昂貴冠我河朔
予妻餐珍袵綺二十年一旦妻貧士履若素安啖糲而
節衣麤而綴木豆瓦卮年易如新格三姊孟劉嫠而貧
格養之妻奉如姑馮仲劉遺三孤無所依格生之妻字
如子馮仲劉之女季劉之女將嫁妻傾其嫁來奩具以
資捐其貸錢之券予就學于渠計偕于京妻嚴居同居
者不聞僕婢聲嗟格凡劣愧鮑子何以有肖少君之婦
乃嘉靖癸巳十月十有二日以氣疾不幸生弘治壬戌

十月朔年纔三十有二所遺三子一女天乎虐哉理内
撫孤予將疇付諸生以其言白洹翁翁曰梅翁予外舅
鶴山太傅從弟子先室恭人謂劉李爲女弟子嘗慟如
劉生嗟哉何李氏善夭女銘曰嗟蘭茁之猗兮何棘霜
之夷兮曷忍汝夭之竒兮

少保南莊先生李公八十壽序

正德丁丑秋禮部尚書李公甫越耆壽上疏乞骸骨至
于三上始命加秩優禮以歸是時上下恬如海内謐然

公慎已信于公議經國試于司馬公歸之再月武帥道上游幸以專政權以富私家北略荒邊尚滯江表大臣欲諫則無牖欲罷則非義欲留則日負天下之怨誚君子曰李公其漢疏廣乎而所係尤大也公自計偕入于國門位于端揆常以餘祿資其甥壻戚識教之各修所業公三子績學飭行繼公而仕無賴于家之厚藏君子曰李公可為齊平仲矣公歸二十年屏居南莊謝賓客却交際往来東阡南陌課僕耕耨取古書一編熟覽深

究昔白傅達而眤燕朋富相嚴而惑異端公其鏟古疵而自立永虁者乎君子曰允哉乙未元日公壽八十甲午秋公壻順以伻来鄞索頌章銑竊官詞林侍公行宁公安貌祥辭實心真行蓋性靜而履誠者夫靜者中不私誠者行無鎛天助之人孚之公之遐期奚溪哉夫靜而誠古王佐之學三代而下之相無聞焉故君子曰李公者蓋未究其用也

復河南憲司書

陳百戶廉奉鈞令來語僕諸公欲將新毀道觀立後渠書院新清理貿郭官田徵賦俱永俾寒戶為業夫公卿不優禮耆舊而作起生徒久矣諸公高義深所欣慕士業有官學而又立書院則居之者有異所必得抗志古昔修業科舉之外者方稱之今難其人士生熈世垂涎榮利千百其思以冀必然故近者舉業靡濫經旨盲迷僕老矣又可助之乎僕山東人自王父以來皆沾一命家于相者七十餘禩先人所遺屋不華可以容膝田不

饒可以糊口僕又早失先室一婢給灑掃一子能自力食不敢苟慕他人財一孫甫成童僕自費一飯一蔬一褐一葛所玩古易論語亭下脩竹十箇又愛古人始生非祭不宰雞鴨此外皆長物也自知福薄分足敢固以辭請望鈞令勿再布以動漁者之妄幸願諸公擴此心更加惠於疲民寒士則愚老式同大慶未由面請不勝愧謝之至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暨配淑人胡氏王氏

合葬墓志銘

嘉靖二年詔舉先朝故事舉天下循吏錫燕得知府四人沙河朱裳公垂以廉選公垂今晉官副都御史田無闢畝屋不溢椽草舍席門蕭然寒士蓋其考君之教焉其言曰汝裳厲清操無以家為慮予一盂飯一裘一葛是外於我何有又曰古大賢遭軻坎内抱安天下材竟泯泯草間汝幸逢時其以立功孝乃父夫父固窮以立子子勵忠以顯考昔子路負米之嗟孫性市衣之汚亦

其親之嗛貧而然與朱公諱鳳字朝陽本邢臺人後遷沙河高祖諱興曾祖洪府學生祖魁舉明經拜衛經歷贈副都御史次子爲朱公自少聞學大義於父每舉而教公垂訾德鄉人之救其窘久報益厚或有持數十金求公解罪於有司公却之制行以謙退深戒矜伐故鄉人生愛而殁之思配胡氏性寡言笑孝而和弘治丁巳四月一日卒年四十生於天順戊寅九月二十三日朱公獨居十餘年見其子之立乃再納王氏公生景泰丙

子八月十三日卒于嘉靖甲午二月十一日年七十九
是年六月二十三日王氏卒以天順癸未正月四日生
無子胡氏生子裳堅厚厚先卒女一適趙行思孫男七
人長性蔭國子生女八人葬以十一月二十二日以胡
氏祔墓在邢臺北陳村東原銘曰厥樸確伊嗣若古人
有言雖曰未學吾謂學矣

刋陶詩後序

予汲欲為詩予語之曰三百篇其的也詩發乎情情感

乎時治則樂則頌衰則憂則刺亂則慟斯紀以著鑒匪情匪人也匪則匪情也汲曰後人孰為詩曰其陶子淵明乎潔身如嵇康而安遜保如孫登而平放志如阮籍而法六朝無良才詞浮靡而論玄虛矣陶子出言深靚希志洙泗數百年中斯文而已汲遂刻其詩而載是言也嘉靖甲午九日崔銑識

記我

甲午秋九月廿二日予左目發翳醫人曰耽書過思故

也遂屏事齋居焚香静坐十月六日中夜熟寐而覺忽憶邵子詩二句寶鑑照形難隱髮鸞刀迎刃豈容絲已覺心體明瑩念慮俱泯廣大無際是後值兒汲生辰三日中處俗務待拜客從容和豫各有條法無用排置僕有過亦不動怒因知大學所云定静安一節主本也慮自居一節研幾也静而無慮用鮮不謬葢天命我者無物不具故我率天者無功不周是月九日壬寅記

贈楊明甫序

予讀漢史至范萊蕪釜魚之歌曰史雲固食君祿何貧至此哉今樂安楊君来令我邑瓶常乏粟庖亦缺薪嘗遭久霖洒斧敝筺以爨蓋我邑路居午達大夫士日沓至官饟不足楊君不忍更歛于民輒助以已俸況古人仕以為道祿以供父母又餘則周宗人活故舊恥私君澤自潤君子固宜貧哉楊君以日之二分待行旅而以其一理縣務必决於一日中蓋積事并日則力不周而弊生故常午始晨餐繼燭以治簿書今甲午冬隨羣吏

入覲斯朝廷陟明黜幽之期其有力挈公道扳及微僻者乎而抑羣君於常曹徒考其細文末績也昔史雲謂王子炳李固為知友他日逢子炳於途鄙其都從騎也避匿不見古之君子以道望人如此況肯僕僕於貴者之門而倖已寸升也哉乃酌酒告楊君曰士惟自立則可強自此之外靜需而順受可也

士翼序

鈦也退處相臺之十祺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

不閱省已履事準古驗今道雖晚聞愚有一得守之既確居之亦安乃劉記所明稍修章句發揮性道訓訂經史或申正理或駁陂見名曰士翼蓋以輔彛典也自愧窮居靡博問而躬行猶未能云爾嘉靖甲午嘉平節崔銑仲鳬序

何母劉太淑人八十壽序

夫母之於子也成其仕者易安其道者難天下之趍於仕也猶商賈之奔於貨也古之君子寧棄國卿不主彌子

樂於貧米而求達節是故豐養胡賴於鼎釜顯躬不華於金緋萊婦之感孺仲焞母之遂隱操予讀漢史至周磐毛義之篇又未嘗不歎逢時之難而亮仁孝之心也予友覃懷何公粹夫自少不遊四方無待三益玄悟深識徹于幾微雅志介守堅于顯丈自直史官至貳宗伯三十餘年半居山林抗禮權閹伸義明主今年春王瞿二生索言後渠壽其母太淑人太淑人剛貞賦性澹泊宅心順相封君方訓吾友今八十年矣康履和顏聰聽

灼視吾友之歸萊田弗裕於旨甘庳居佀御夫風日曁其弟瑋力耕顚志太淑人樂其子之道而無其家乃語二生曰天之壽期而已是母是子自引於無疆植我臣謨銑固無庸祝哉

贈少叅郗公之關中序

始銑未冠求友於秦晉之鄙平定郗公一見而合郗公拜諫議奉命往理邊儲而秉廉直逆瑾惡其咈意而陷之君子壯其節天子褒其忠已仲子文範公嗣興為御

史又以諫謫起僉臬司來涖我汴介潔而明果政立而惠流今春晉叅陜藩專守商洛我河北士民久荏良翰重失慈麻列功請留勢已弗可銑乃貢我迂談用荅公德焉夫商洛者關輔之鎮逋脫之藪而集詬之伏也其險冞峻不可即也其地漫渙不可界也其產饒錯不可籍也故守臣不歲易欲其久練而習擾之棘則駭緩則佚今承平百餘祺而化猶未洽夫鑑之别貌妍不恩而媸不讐峽之放舟戒斯利而肆乃乖何者此涖之而無

心彼遭之而不億矣民之競其富豪而狃於悍戾者以其技與力可施於官府而移却其衡權也古之人治邊服解盤結伏强暴始困轉磐之艱終收拔茅之效者誠不急於持而急於柔不責得於從令而嚴申於發倡爾是故道之用儉安之用靜宜之用平如是而乃加威於强梗者酌洪範之三德絕甫刑之五疵故曰此莅之而無心彼遭之而不億

威縣重修陳教諭祠記

昔者宋迄乾淳之間儒學林起博聞麗思富厥著述朱子作於閩乃慨然遠慕安定徂徠之學之樸曰程子不忘此數公也何哉將儒不資於世而文無係於治歟朱子殁羣言四出然士習愈漓國遂弊矣今乙未春廣平同知丘東魯氏以伻来言曰威縣吏奉提學方公之檄重修陳教諭祠蓋允諸生焦弼等之言祠廢者已十餘禩及閱狀曰陳子名璲莆田人成化丙午以詩来教授病諸生業荒乃融衍傳為講義令其熟之以求經陳子

古朴人也日勵士師聖賢却其束脩之問凡四年遷教國子此士之常行耳士久而思之官無所圖而專禩之再於乎凡為方子之徒者可以深長思矣夫自漢初傳經越唐迄宋代衍人溢析理入於絲毛評文抉其肺肝自元至于今學者資之以登仕高者襲之以名家括帖乎戕故剪製其章句故覽其文鮮自衷得厚者掩卷輕者發刿而二三英才思振久陋夫經之實吾心也經之文吾行也習心俗行而擬經可乎故竒闓異學或混於

儒浮談棘句咸稱曰古沿是而往將焉所稅駕哉古云文弊捄之以質質勝捄之以文然與其浮於文毋寧浮於質予聞方子之教黜茁軋崇雅厚斥浮偽禮敦實玆乃表質儒訪佚德於乎凡為方子之徒者可以深長思哉

陝西按察副使葛君墓誌銘

語曰長筭屈於短日嗟乎功必次而弘時才必久而累績故人直多艱靡拒天損古志士深悲之吾磁葛延之

父操廉蹈勤約已奉國而官副使年五旬卒已夫其抗志踐古展藴立名期而勵者將若何而極也磁又有御史王泮忠清乃延之伍亦早死悲夫吾鄰生尤丁天損之虐邪延之諱覃祖玘父義母王氏嘗封郎中及太宜人延之明朱詩正德甲戌舉進士令樂清三遷官至南京戶部郎中守平陽乃憲陝西延之有治才理簿書結囚要精明立可辦吏不得為奸在樂清堪輿家言建署背吉地故令無遷官者宜改治延之不從減武官濫役

民遭其構不動在平陽辟盧生又辯其屬之誣皆忤上官蓋其操廉無可指瑕故遇事斤斤執典天性簡言笑交游每日兢兢律身恐越繩墨論者謂宜濟之弘裕然循其習性無變配張氏亦封宜人五子逢春逢夏逢時逢吉逢辰一女嫁張涵延之以嘉靖甲午九月二十三日卒生于成化壬寅正月十四日逢夏為郡學生著名場屋間將以乙未十月望葬其父余受託銘墓乃法先漢賢士文體簡存要略且續鄞乘銘曰彼庳樸樕乃材

夏屋胡短輳者大胑四馬菖生履韄甫授伊廓而返寘寘疇堅已約往恤人瘼而㕔嘮嘮而石截截而詞揭揭永登白潔

絶句博選序

昔者先王之教指實正履備物周行者謂之文示類喻志微風興情者謂之詩夫天運萬化地效各能氣以滋形雨露主之聲以動氣風霆主之故詩之為用也風忌顯質而貴默移今三百篇是也唐人尚興而失之浮麗

宋人談理而失之僻滯邵子葢曰删後無詩云與不得已唐為近之是故其言婉其詞適自北征南山作已乃誇奇角富迂于興而侈詞嘗讀采薇之篇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然則斷腸之言惟託優柔説使之勸奚必重累哉秦中友山王公去彼長篇采綴句絶將非重其精渺易於觀感者邪夫檜曹之細申周召之廣魯誇之頌褐商簡之邈故兼録宋之僅有著唐之見取也公嗣子潼谷君三省來守鄜病郡之無詩

也載梓載教而銑達其末義云爾

贈張長史序

予言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夫是非辯其等褒貶稽其徵賞罰要其成是非者道也褒貶者權也賞罰者治也道明而民趍不迷權挈而士情莫遯治定而官才弗反失之朝堂則求之野紊於施政則證諸言故曰衆人之諾不如一士之諤衮弁之華不如簡牘之闡有旨哉有旨哉太原張子維國來貳吾郡明析物之隱

堅持邦之軌知通時之變往年事犯強豪情閟黷闇者臺必下之太守守必俾之張子張子料事絜情裁而制之傅致於法往年授田不均民産不平張子受均田之令分疆畫界升髙降卑不數月而七邑截然二疏既薦一考攸明乃進徽王長史辭帝臣而就府僚去煩棘而入省曠郡人咸屈之欲走牘借留終貳郡之休勢又不可洹野子諗于衆曰諸君可謂愛張子矣胡不邃其思而計其逺者哉昔者堯明峻德先睦九族德必倡而後

脩倡必衆而後振周封同姓必伯禽焉先康叔焉訓何哉枝瘁者本必蹶立孤者行必仆親劣者踈不畏則怠將誰控守將誰恃歟故君欲賴其宗人之城者率以德欲致其德之懋者教以經欲明乎經之嘖者輔以儒漢却東平之求子史者勖其親儒而講經也故君之於其宗人也益以財則奢假以權則僭怙以恩則驕大以地則橫馭以術則疑威以刑則怨機人入則習之偽衺人閒則萌其妄長史乎其保國而親天子者之攸係哉是

故予不敢以尺寸之階較張子

南京工部尚書崔公神道碑

公登成化甲辰進士明年乙巳授刑部主事又六年弘治庚戌晉員外郎明年辛亥晉郎中又八年戊午晉河南按察副使閲七年甲子晉山西布政司參政丁内艱遂丁外艱至正德庚午再除河南是年秋再晉至左布政使壬申晉南院副都御史督糧乙亥晉工部右侍郎嘉靖癸未晉右都御史遂晉南京工部尚書明年甲申

引年致仕公蓋七十有四公自部曹至端揆清潔恪厚
精完神壯涖事勤敏中夜益辦施設舉措必歸於矜慎
寬淳以庶於教化麤衣菲食一切安於儉陋性成履素
不為聲章泯德忘勞不較彼已天下同推為鉅人長者
公三涖我汴在臬銑自大學歸省在省銑待罪史官長
工部銑叨南雍師公之德固所炙也公之政固所見也
弘治初安福劉遜敢摧強家而折橫藩知武岡州減岷
府祿米為所構惡公以郎中奉旨往勘知州左秩而祿

米亦削白遂誣罪公司刑久事來一鞫而得遇疑獄即立辯結要則從寛律嘗出俸貲買檜植庭中囚候訊者免夏日之酷在副使出巡部求民所利病爲之罷且舉凡獄已得候報可止逮其相敵者餘放還封丘田爲河壞者三萬畝六十年民猶陪租公奏而除中牟田惡惟邑南萬畝肥然北阻城三面阻陵阜歲潴水民取蓮暨魚供稅公相田南有缺口乃弘之水得入河田乃歲有秋又鑿城爲孔二置鐵牕泄水城中亦免沮洳云封丘

嘗遭亂軍冊多竄名者公究鉤之實免百人湯陰常璽收官銀奴竊八十兩以逃璽坐償無從辦在係歷年妻乞食以食公謂知縣曰吾無能生此囚必也得藏錢乎即有以掘地得錢者相毆傷來訴公治罪遂白上官以錢贖璽而釋之温縣知縣盜庫金有奧援歸盜於高黑哥黑哥庫子也亦係累年家人被累死公在布政命縣釋黑哥止以追銀完帖上之省而節取餘銀代輸此二事用意究轉以情傅律於乎仁哉往年閩省大户告事

竣布政追餘銀又罰紙名浴者蓋上楮也公不然吏告紙之乃取舊冊覆之爲藁惟上之憲公者乃用浴什省七之費辛未薊寇亂河南守臣議閣省搉軍費公謂非計止發省帑之羨明年上出内帑十萬金賊平公猶以餘銀還京師公既廉約精於吏事詳於計筭吏胥無以售奸日夕惟思公之遷去而不怨其嚴在山西太原舊配雲南者數百人有旨改内地而籍未除有司猶解補凡往皆無生還者公自憲臣移文雲南憲臣同奏去其

藉在督糧改草廠於琵山既在城中又附倉緩急易相濟然琵山久據於權人公犯怒取之論者曰尤難在大司空作器用廠在玄津西既可嚴防且無褻上供又奏免造海船具數者公既退十年是為甲午十有一月九日卒享年八十有四公以景泰辛未二月二十有八日生公諱文奎字應宿高祖諱三公曽祖諱士元祖諱瑾父諱榮祖暨父累贈尚書祖母張氏母劉氏累贈夫人配杜氏累封淑人贈夫人子五繼先紹先知縣懷忠懷

恕學生懷恩女六人壻童英王守卿和士傑徐敬郭泮孫男八女七曾孫男四女二懷恕來鄴乞言曰將以歲丙申二月十有一日葬與杜夫人同兆往年上命官所域者文曰沂維公先新泰其遷厥世維延相君是生維氷其清維直斯繩民曰怙恩訟曰無冤絫積源源人憚我馳人競不浴厥比維宜受爵聿厚德施孰疢及耄聿茂政民思之德士師之聿考兹碑

汝南兵備道題名記

初汝南設憲使分巡再設兵備已病其贅員而并之其官或副使或僉事建治于申總協兵刑今可知者自劉公君佐而下凡十有六人云顧鐸孔振作題名將非追覈往績示儆後官者乎夫汝南北土也南接楚黄地廣而饒物豐以罕民萃而錯俗敦而易古稱沃土之人集詬繁富之方侈靡修貢之才散朴負力之家尚競善治者雖選健吏以削其梗尤重循人以正其原嘗聞昔之治汝南者率以嚴猛收理而以温遜基獘以潔身約用

得下而以崇賄濶費敗職迹之已陳如雲散煙熄實之常留如石屹山峙夫其一念而事之攸成一舉而民之攸曁噫胡其不致慎歟子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曰舉直錯枉則民服舍是弗圖而區區於末防屑屑於苛察弊弊於飭書故非殿邦宜民之道已顧子方介之堅一物不存法執之定巨權不撓蓋君佐之徒而尤護細行則越之茲其可永斯珉也已

按察副使水南田君墓誌銘

君諱汝耔字勤父汴之祥符人弘治戊午年二十有一與予同舉遂業太學勤父博聞善辭又飭操檢三原馬伯循稱之曰見人之有技而不驚規人之過而温乙丑又同予舉進士已以憂歸服除授行人選中給事中是時劉瑾竊政瑾誅閹嗣其所行朝紀聿紊官惟附權潤已勤父挺立其間絶請謁攻詞賦予既交舊而雅好何舍人仲默每過予兩人浮白吟詩慨時自憤曰引裾請劒者固丈夫許國爾顧事不當其會而情不中其欵殺

身無益羣主之暴嗟乎嗟乎迹與心違命與世左是以西山餓夫天也然勤父遇事斤斤自信敢斷決值端揆虛位爭進者類禦徒然勤父上疏言當用大臣以忠諫去位如韓文等遭旨斥然不褫職又劾武率時源恃功滛從遷江西提學僉事江西雖號文邦士習誕恣尚請託提學官校試列第不合素所評輙呶讙徑去善宦者先陰訪衆議參以今試者列名下之勤父惟據試文勤父雅好秦漢諸家書刻行史記往以舉業譽者勤父病

其腐置下列又遵勑諭賢知府伍文定同知曹琥四人及教官十二人及退居御史宋景及逸士某俱上疏薦又劾知縣及教官不職者十餘人憲臣及僚惡其侵官乃共升謗當考官時南臺劾之調山西方謗起共欲擠入不測淵然止言其乖方他無可摘者古所謂因貶見褒者歟自山西遷湖廣副使皆理獄清屯田修水利摧庚儲事靡不飭前後乞休者三乃得請時四十五年既還汴力田養母杜門讀書誦聲琅琅聞戶外病六經庸

學傳注紛如靡統字稱句品思纂輯成一家言僅畢周易而已詩曁古文集若干卷勤父父某母魏氏兩取俱陶氏女子一人惟屏女適李莘叟徐夢鶴前陶一女適和顏葬以丙申某月某日勤父授行人在正德戊辰選給事中在己巳治刑科遷江西在癸酉十有一月調山西在丁丑二月遷湖廣在己卯閱四歲歸嘉靖癸巳三月二日卒維勤父閒居閱十有二年銘曰潔行而剛攻辭而章枘鑿戾只揆義奚妨彼精斯稗一槩而量返服水

南樂此洋洋伊誰進賢休以君襄歲云趣矣孰訊彼蒼維壽弗長維閫卬卬維河湯湯維文之昌

賀封君胡公就養序

石陵胡公介夫來佐豫憲分治河北建臺于懷乃迎養其尊人封君于邸致愛與恭齊甘及滑天倫是遂是樂其屬王守而下乃遣薛生吳生來索予辭揚摧以示有位者夫古人重養不以三公易其一日焉爾故將命授職勢有偏窒則棄忠就孝曰事親日短事君日長云懿

哉胡公外理于公内竭其情不必陳表酌重聿獲兩休
予聞胡之家高密蓋世也日用豈靡豐具哉固以田之
入不若祿之腴力之成不若君之光焉夫子之以祿孝
也知所致之必求有之知所有之必求久之宋韓億訊
其子以奏案其子稽於應則怒之唐玄暐之母必問其
錢物所由來而擬賄於賫故加審於要則何究濫於獄
厲潔於躬則何呰窳其節兼之二者是三王之士之名
也夫父母之於其子也違則思之思之則憂之憂之如

何期全之而已矣今也歡然莅只曰樂子之能理子見父母之所説之者則益將勉成其所安而勵遠其所厭善游闕而位乃晉位屢進而養大隆是故韓父可以無怨崔母可以無閟矣夫

胡氏集序

國家以科舉登士以法律理官為業易能求仕易就故邃學工文之儒遯于往代洪武文臣皆元材也永樂而後乃可得而稱數云方天台辭若蘇氏言必道周孔大

哉志乎東里少師入閣司文旣專且久詩法唐文法歐依之者效之弘治中南城羅玘思振頹靡獨師韓子其艱思奇句偉哉武功康海好馬遷之史入對大廷文制古辯元老宿儒見而驚服其時北郡李夢陽申陽何景明協表詩法曰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二子抗節遐舉故能成章李之雄厚何之逸爽學者尊如李杜馬宣德中河東文清公出學曰復性旨曰宗朱直道進退足冠一時不屑議文矣今日古書漸見士操筆必期周漢而

昌黎亦見輕也正德戊辰天水胡子世甫入翰林及銑
叅對國史同隸戶館胡子方盛年已聰達能文已銑出
入仕隱胡子升沉州府嘉靖初銑起長南雍得讀胡子
詩因語知友曰此於何李奚遜胡子在南考功寧藩作
亂胡子晝策截防大司馬用之保國兩守劇郡敕事宜
民發中機宜探義酬言沛沛乎若居膠庠是故宦成而
名立厚蘊而富乃作其詩清以健其文典以暢矩古而
不襲詞婉而意躍如也慈谿孫公德夫長我汴省而寀

世甫愛其詩協其賢而梓是集孫公剡奸杜請恤民省費乃倡兹工也其以範我人歟而策於文苑矣乎胡子嘗采文清要言且纂且賛汲汲然如欲追而弗及者其德業不旣邈哉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行狀

公諱卿字敬臣號柳泉其先自臨清遷林慮高祖考諱貳曽祖考諱顒府通判祖考諱麟父諱圖沁州知州自祖及父以公贈副都御史祖妣兩張氏母申氏俱贈封

淑人公少而穎敏甫十年知州公示以經書大旨即曉析已搞文清峻甫十七舉河南乙卯鄉試弘治改元八禩云兩試春官不利卒業太學祭酒方石先生子謝子異其文每試冠諸生公會天下名士講學關中則馬理秦偉呂柟山右則寇天敘同省則方鏜張士隆田汝耔銑亦辱公與友、主本六經兼綜史氏躬行務實俶止臨清王佑以貢至公察其博覽有行遂及張田二子講易于王氏乙丑會試中式入對大廷策問道未行法未守公

答曰政事之柄握於司禮刑法之權移於厰衛蓋切中時弊賜三甲進士大學士劉文靖公覆閱卷奇之選庶吉士正德丁卯授戶科給事中值劉瑾專政讐毒臺諫拘係省署有言弗信庚午誅瑾革亂法復舊制表忠直放奸佞悉諫官之言攸信公以其僚酌情相宜靡有究濫天下望治平焉辛未同考會試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主考靳學士奴洩試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主考劉文肅公驗號一人中式比填榜黜之曰用戒黷貨已

出院公上疏請究之曰縱不實可使大臣毋受侮於四方竟坐奴罪一舉子充吏蘄公大愧恨吏部遂以公為大名知府自工科左給事中往是時薊盜大亂中域大名乃午達之途戎馬充斥又值凶歲公至郡修城浚池礪器募兵以令陳智教諭陳悃為總領親閱能否大章賞罰人思奮力東明小邑賊攻圍十有二日不拔遂去相戒勿入郡中請留運米若干斛捄荒得報自散之無餘侍郎王公掌賑濟怒公之專入竟見道樹不伐民

安不流乃更稱其才劉瑾嘗加賦大名已輸於官公遂請作下年正額之數遼東寗杲自御史傳升僉都御史已除名潛居京師厚賂閹永求復官擒賊永諷諫官薦之公在工科同官有及之者公奮袂而言曰世果無人寧用鴑如卿者可也畿内可復令渠壞之邪已而傳旨復杲僉都御史廵撫真定并討羣盜杲必欲中公以危法至大名摘疵索瘢威脅語侵公不為動亦無從得間乃令供軍需二千金公謂必得印信公移乃敢上卒如

請御史張某來按治與公同年屢示意索賂公不内張罔事而怒責之者數或傳張寔靳黨假此陷公以復怨爾未久二子俱敗真定知府以下皆坐罷公由是益著名發覺錦衣偵事指揮桑洪為假官果然且將趍登萊為變河決恐妨漕公自塞之衆謂澶乃河故道水易衝嚙宜請大臣董役兼可分過公恐煩民河旋奏績毁官莊寺銅佛像為軍器政暇教授諸生檢正文體如劉珂董進第皆顯名縉紳間乙亥晉浙江按察副使温處兵

備孝豐湯氏作亂莫克平者公至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不赦弗一日而忘死則為備必深凡孝豐在官者皆與通我有作彼必知之今糧差不及孝豐湯之故也豪右名曰讐之寔欲存之以便已況法弛綱頹民畏湯如虎而眇官府如羊夫千里襲人情必先露山路險狹如鼠鬭穴林木蔽翳可以設伏彼安居以待我竭力以攻或遭連雨勢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勢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假息多疑少

決則可剟素雖桀驁未見大敵則可威收召豪傑引結
讐家明示利害公出刑賞則可用榜諭諜説降赦迷誅
我威既振彼思自脱則可離皆彼之所忌也夫用兵者
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而勝已定矣時不
能用明年丁丑改山西提學公發揮理學敦考行誼梓
文章正宗以振時文之陋士風興焉而文學彬彬乎越
於前矣晉溪司馬弟考下第自稱門閥竟從朴刑晉溪
權寵方奕素快恩讐者已卯晉參政自掐民兵平陜西

回賊之侵掠欲要之河上殲之同事者懾乃止晉國發喪而葬妖民張鉞欲乘虛取會城張斾舉號公先知之有備鉞不得發御史不然後行部為鉞黨所攻幾不免乃大索賊忿將多戮公又從容開釋無辜嘉靖癸未晉浙江右布政使中官張志聰吳勛造幣于杭自擅榷利又縱行頭色料既不中程而盈金以逋十年不訖工公涖之乃及御史歐珠協公裁抑色料悉易於商杭守查仲道平價他無與也中官奏公及查守抗違新

命凌忽欽差有詔逮公及查守下詔獄治至被鞫公
及查守各認為已罪歐史疏救之公謫鶴慶知府查守
歐史俱外調公歸林省親會友飲燕甚適知州公臨別
笑語之曰大夫志在萬里如雲南如履堂奥耳至滇見
中官不荅禮公立而言曰吾不過再係而已矣中官改
容謝過鶴慶民樸而士少文公推誠布化抹摋煩苛均
傜平賦通道水利濬豐利閞龍潭分水既溥漾江西至
登和地亢而藉潤桔槔鮮濟詢之土人云惟麗江可疏

而灌之然異竟民私之而壅其流公乃移文麗江委官作漾江堰高丈許濶如之沿江鑿渠深濶幾丈旬日而就教誨生徒講大學中庸者再令行鄉約作無陋軒詩花竹日觴咏其間土官鳳朝文及安銓叛或指公間道可逸公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者何麗江土官木公之妻朝文之女兄衆畏其兵悍視其順逆為從違公約會兵竟上諭之曰汝兵誠精然賴累朝恩命而然汝叛朝廷兵不能叛汝邪汝受厚恩而忘之兵受汝恩與

汝之受朝廷者厚薄不待較一旦反噬何難麗江人欲得汝之處者何限顧畏朝廷威鎮之且朝丈不有其君與其尺何有於戚即事成容能處汝下乎君乃北面事內行邪木公感泣出兵三千往援會城滇人曰麗江兵故難調也由是二酋失助瓦解矣戊子正月晉雲南布政司叅政再晉按察使委看平蠻功過當實當道器之御史劉臯薦公宜亟召還貳六部贊國大猷廵撫大同蔡天祐薦公自代曰卿氣量可以消反覆才略

可以理繁劇晉福建右布政使再晉南京太僕卿丁外艱壬辰服除起光祿寺卿遂晉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地方公歸相臺訪予少石山齋公憂悴甚予曰今仕宦以漕都為外臺之最榮公何憂公曰水流天運同一化機川原攸革久則復然河可慮也器鈍舟敝財匱功窳工可慮也軍無休期憊而又耗恣帶私貨禁之生亂軍可慮也賄成勢援罷之不能人懐異向誰任利害官可慮也鹽徒私販收大利而官鹽閼國課不充舟快江濶便則

處攘固險盤穴官莫敢何僇芝巢誠焉知無人地方可慮
也夫社稷露闖然之憂而君子倚為磐如之安卿是以拜
命以來鼠憂已極予荅曰既存實心必有鞏政先知其憂
後享其逸夫弊非一日之積而君求一旦之効不可君知
治癰者乎宜首元氣而勿快一割也公至淮漕果塞議者
紛紛謂復海運開濟汶公謂六月無漕京師困矣姑紓目
前之急與松石劉公養和仍疏黃河故道而固隄毋令
走洩未幾漕利上錫白金綵段奏除淮揚軍餘無田子

粒凡若干兩疏請餘鹽并鈔關銀賑濟僅畢事而公卒矣公生成化已亥十二月十二日卒以嘉靖丙申二月九日享年五十有八配王氏封淑人子二元官生允邑庠生女三壻劉守康李棟郡庠生崔汲監生李女側室楊氏出孫男子二人女子二人公姿貌豐厚性度宏博接人包涵和易中有畛域處事安詳平妥内嚴繩墨自幼敏而知學父母所特愛公慕敬之心常一為吉士知州公夫婦皆來京邸知州公樂其子之賢手書補文獻通考十餘卷知州

公固鉅人長者太淑人尤悃愊弟豫馴雅有高識一門父子兄弟自可師友公爲學以古人期志於用世六經外卜筮歷算僊佛之術皆明嘗謂韓子原道胡子崇正辯乃闢俗僧狂道何與聃曇本色在翰林與穆伯潛及銑同業每開卷予及伯潛方畜疑致思公即指摘大義得言外之趣伯潛笑之曰君如奔馬看花焉得香色及二人有悟不出公所見惜乎歷官之長不及筆之書公在鸛慶文示諸生可見厥志詞曰古之學者首之六藝

近事也繼之六行實行也至六德考厥成矣今習課試之文科第為志官祿為功及幸一第筌蹄盡廢名曰舉業之弊綴砌為文偕偶為詩拾古人之餘疲一生之力不足以覆瓿名曰詩文之弊晚宋陋儒洨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圈不反身心但求豪楮今又嚌其糟粕以自迷名曰理學之弊宋之四子造詣精矣皆實學矣今乃忽訾張詆邵右陸左朱肆怪僻以高而忌其履之卑此過門不入吾不憾焉者也或有已則不學專以非人凡人

之善曲為巧詆諸生能如古人之學聖賢可拾階而至
舉業資也詩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善吾師矣公卒
之五閱月子元請予狀公才位德業上以備史牒之采
下以垂鄉閭之式謹狀

瞻雲圖詩引

瞻雲何以圖昭孝也圖何以詩張美也夫少艾淫厥思
浮榮侈厥觀於是乎弁髦其親在寒士有然者況乎有
封土者哉至矣乎吾趙國枕易子之德也自悼其早孤

而盡力於王母是故養鄰曽參之樂病致黔婁之憂歿篤韓嘉之慼國人化之天子褒之南方逸人圖之足驗其心之所同然哉禮曰父母歿為善必果以貽厥令名昔有周旦焉德居上聖文憲終古夫非人之子與河間東平曷行以匹之哉

文苑春秋序

說者曰孔子删書為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凡書所錄事之大與變

者平世小節匕與焉堯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
庚遷也大誥攝也顧命防也呂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
王熄而伯興故秦誓終也自秦以上為封建自秦以下
為郡縣封建者與人共天下其威福也公郡縣者其君
擅天下其威福也專君臣之交禮樂之布風俗之流人
才之成是以相遠蓋宇宙之大限也夫善惡有懲則勸
戒孔昭紀載皆實則諼偽莫售君子有恃而長其德小
人有畏而戢其奸文之修則人樂玩道是載則書久存

由漢而來史紀其事儒闡其義文士騁其貫智士申其辯然而詭誕害教浮華亡用者錯列而兼存之世之選者非不欲采其簡要用省觀覽也鮮有志夫子而法尚書者隋王仲淹氏出道喪文靡久矣抗志續經其籍亡傳焉後人誅絶之者胡為乎巳甚也銑慨慕其意竊欲取漢帝伐楚之告迄于我皇祖定亂之檄名曰文苑春秋以明文之正以盡代之故是故氣之淳漓詞之簡煩事之經奇理之粹駁言以知政政以觀德而天謀可稽

矣棄官林居十有四年猶無暇及也嘉靖丁酉春復讀
通鑑興亡是慨乃錄百篇略表作者之志將俾後之觀
者因緒以探端玩文而撫質上悟天運之因革下究人
道之終始存惟憂勤喪則驕逸好問者昌自用者亡豫
塞禍源永由治軌庶幾古人修經之遺志云

洹詞卷十